

# 第一章 茶诗词与茶道正名

孔子曰：“必也正名乎！”又曰：“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；言不顺，则事不成。”<sup>①</sup>我们不能以诗词中有茶，即认其为茶诗词，而茶道之含义则更为复杂，兹试正之。

## 第一节 茶诗词辨义

作为人生的一种反映的中国诗歌，很早就涉及了茶。《诗经》中是否留有茶的踪迹，尚无统一认识<sup>②</sup>，但西汉王褒《僮约》有“武阳买荼”<sup>③</sup>之句，乃是确定无疑。晋杜育《荈赋》则对茶（荈）进行了歌咏，情致十分优美：

灵山惟岳，奇产所钟。厥生荈草，弥谷被岗。承丰壤之滋润，受甘霖之霄降。月惟初秋，农功少休。结偶同旅，是采是求。水则岷方之注，挹彼清流。器择陶筒，出自东隅。酌之以匏，取式公刘。惟兹初成，沫成华浮。焕如积雪，晔若春敷。<sup>④</sup>

据唐陆羽搜辑，在唐以前，还有晋左思《娇女诗》、张孟阳（载）《登成都楼》、孙楚《出歌》、南朝宋王微《杂诗》、南朝宋鲍令晖《香茗赋》<sup>⑤</sup>，写到了茶。唐朝以后，

---

① 杨伯峻译注：《论语译注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133—134页。

② [唐]陆羽《茶经》卷下，“七之事”引《本草注》：“按《诗》云‘谁谓荼苦’，又云‘堇荼如饴’，皆苦菜也。陶谓之苦茶，木类，非菜流。茗，春采，谓之苦荼。”阮浩耕、沈冬梅、于良子点校注释：《中国古代茶叶全书》，浙江摄影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11页。

③ [汉]王褒：《僮约》，[明]张溥辑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》卷六，清光绪十八年善化章经济堂重刊本。

④ [晋]杜育：《荈赋》，[唐]欧阳询《艺文类聚》卷八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。

⑤ [唐]陆羽：《茶经》卷下，“七之事”，阮浩耕、沈冬梅、于良子点校注释《中国古代茶叶全书》，第9—10页。

由于饮茶生活的普遍化,涉及茶的诗歌作品,更是不胜枚举。但是,涉茶者,未必都是咏茶者。我们只能把那些主旨在于咏茶,包括咏茶叶、咏茶树、咏茶花、咏茶饼、咏茶末、咏采茶、咏制茶、咏碾茶、咏煎茶、咏茶具、咏茶汤、咏茶泉、咏茶人、咏茶园、咏茶山、咏茶画、咏茶政、咏饮茶之意境等的诗词称为茶诗词。所以,晋杜育《荈赋》、鲍令晖《香茗赋》,为专咏者;张载《登成都楼》、孙楚《出歌》、左思《娇女诗》、王微《杂诗》,则均不能称为茶诗,而只能是涉茶者。

再就两宋诗词来言。同言酒与茶,张耒《近清明二首》(其二):“冉冉春向老,昏昏日复斜。鲜欢常止酒,不睡更烹茶。幡起烟中刹,鸡鸣林外家。陈王斗鸡道,风柳不胜斜。”<sup>①</sup>言止酒而烹茶,诗中之景,即饮茶之境,此诗是茶诗;朱翌《猗觉寮晚饭》:“卒律葛答美,钩辀格磔肥。翁川茶不媚,何氏酒今非。砚水添池浅,棋盘下子稀。姮娥怜我独,未暮款窗扉。”<sup>②</sup>此诗言:煎饼虽美,鹧鸪乱叫,一声声“行不得也哥哥”,听得我心焦。茶不招我喜欢,酒也不是当年的味道。不想写字,懒得下棋,只有月亮可怜我这孤独人,天还未黑,就照上了我的窗扉。说的却是无聊孤独的情绪,不属于茶诗。

同是言政治的长诗,王安石《酬王詹叔奉使江南访茶法利害见寄》<sup>③</sup>,开篇言制定政策法则与任用官员之大要,次言东南茶法之利害,末叮咛王詹叔应注意之事项,情意殷殷,是一首言茶政的茶诗;李纲《建炎行》追叙建炎年间,国步之维艰,自身之沉浮,慷慨与幽恨溢满诗篇。虽有“茶药宠赐予”<sup>④</sup>之句,但不是茶诗。

苏轼《望江南·超然台作》:

春未老,风细柳斜斜。试上超然台上看,半壕春水一城花。烟雨暗千家。  
寒食后,酒醒却咨嗟。休对故人思故国,且将新火试新茶。诗  
酒趁年华。<sup>⑤</sup>

虽然此词副题为“超然台作”(一作“暮春”),词上片纯为暮春之景,下片两句都在言酒,其中一句还是压轴的最后一句,只有倒数第二句说到了茶,但此词是

<sup>①</sup> [宋]张耒:《近清明二首》(其二),《全宋诗》第20册,卷一一八三,第13363页。

<sup>②</sup> [宋]朱翌:《猗觉寮晚饭》,《全宋诗》第33册,卷一八六四,第20833页。

<sup>③</sup> [宋]王安石:《酬王詹叔奉使江南访茶法利害见寄》,《全宋诗》第10册,卷五四二,第6505页。

<sup>④</sup> [宋]李纲:《建炎行》,《全宋诗》第27册,卷一五五七,第17690页。

<sup>⑤</sup> [宋]苏轼:《望江南·暮春》,邹同庆、王宗堂《苏轼词编年笺注》,中华书局2002年版,第164页。

茶词。此词大意：超然台外春景好，微风吹拂柳摇摇。寒食节里，我已因思家而醉酒。如今对此美景，又勾起了想家的忧愁。忧闷满怀叹息频，醉酒刚刚醒，头脑肠胃都不适，已经不能再饮。算了吧，不要再对着老友想家，让他也跟着难受，还替我担心。咱们暂且饮茶吧，茶能解酒，又能释滞去闷。等把身体调养好，趁着美妙的春色，趁着大好的年华，咱们再来饮酒作诗吧。可见其旨正在于茶，所谓的暮春之景以及诗与酒，乃构成饮茶之境。当然视之为酒词，也没有问题，毕竟它也写了酒。

苏轼《浣溪沙·徐门石潭谢雨，道上作五首》(其四)：

簌簌衣巾落枣花，村南村北响缫车。牛衣古柳卖黄瓜。酒困  
路长唯欲睡，日高人渴漫思茶。敲门试问野人家。<sup>①</sup>

此词向被视为描写农村风光的田园词，也是苏轼打破词“尊前花下”“娱乐遣兴”之窠臼的实证，但这首词也是一首茶词。此词大意：枣花簌簌落在我的衣服和头巾，村南村北缫车响阵阵。着牛衣的人，在古柳下卖着黄瓜<sup>②</sup>。黄瓜虽解渴，我却不会考虑它。饮酒犯困路漫漫，不由自主要睡眠。太阳升高热又渴，要是能有茶一碗，驱困解渴真不错。且让我敲敲这户农家的门，客客气气试着问一声。词中“日高人渴漫思茶”为从唐皮日休《闲夜酒醒》“酒渴漫思茶”之句化出。词旨端在于茶，开篇之农村风光，不过是饮茶之境。茶在当时已是遍及天下，客来敬茶更是常礼，苏轼又是当地的知州，哪能会喝不到一盏茶呢？苏轼肯定是喝到了。苏轼被接待的情形怎样呢？喝的农家茶又是怎么样的滋味？请你猜猜看吧。不用猜了，一定是被热情接待了，那茶一定也是别有风味，因为前面出现的境界已是那么的纯朴清新啊！这首小词，就是这样被苏轼经营起来了。既质朴又含蓄，真是一首精妙的田园茶歌。

然而，就两宋诗词而言，字面了不涉茶者，则未必不是咏茶者。如程公许《汲惠山泉烹日铸》：

小艇冲风过惠山，石螭引胆伫漪涟。白头未了红尘债，再酌人间第二泉。

<sup>①</sup> [宋]苏轼：《浣溪沙·徐门石潭谢雨，道上作五首(其四)》，邹同庆、王宗堂《苏轼词编年笺注》，第235页。

<sup>②</sup> 此句如依宋曾季狸《艇斋夜话》“牛衣”作“半依”之说，就应是：有人斜靠着老柳树卖黄瓜。参见后附宋人茶词详注。[宋]曾季狸：《艇斋夜话》，丁福保《历代诗话续编》本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。